

臺中市清水區銀聯二村出土人形紋樣石雕板

文·圖／李作婷

摘要

蔡文能女士在清水區銀聯二村舊眷村原址，拾得一件雕刻的人形紋樣板岩質雕板。該件石雕板上有具象的人形圖樣。實屬中部罕見之考古遺物。本文針對該件文物的技術與紋樣特徵，作了較深入的觀察與簡單的分析探討。希望能帶領大家認識人形圖樣文物的趣味性，以及了解這類文物的重要性與意義。石雕板的人形圖樣雕飾在柄部，單面。殘存紋樣可見一雙人腿，左側有手，叉腰狀。雙腿間有疑似生殖器和頭部。有民眾曾指出這圖樣可能是刻劃一個人低頭從胯間往後看的樣子。各位讀者，你們的看法又是如何呢？帶人形紋樣的文物，總是帶來無限的想像空間，滿足了我們對史前人日常生活的好奇心。

關鍵詞：人形紋樣石雕板、銀聯二村、社口尾遺址、石楔、羽狀紋

2014年9月22日，清水區銀聯二村舊眷村原址，因臺中市建設局規劃的綠美化整修工程，翻挖出大量的地下史前文物。文化局會同考古專家現勘時，同行的牛罵頭文化園區解說志工蔡文能女士拾得一件雕刻的人形紋樣板岩質雕板。

之後，由於筆者剛好負責該區工程考古監看與後續考古試掘工作，有幸與蔡女士相熟，得見該件標本。並商借以進行簡單分析與研究探討。希望能為中部考古增添一點新浪漫。

人形紋樣石雕板小檔案

石雕板為板岩質（圖1）。上下端殘斷，形狀類似有肩石斧。也就是上端呈一方柄狀，頂端殘斷，長度未知。柄部與下端器身部連接處呈一淺肩狀，器身部往下端呈傘狀擴大。但是由於下端破損，長度及原始形狀，未知。整體厚度往器身部趨薄。人形圖樣雕飾在柄部，單面。殘存紋樣中間部分可見一雙人腿，各自呈外「 \lt 」狀。腳後跟朝內相對連接。左上部疑似有一隻手的紋樣殘留。兩腿間垂下一短柱狀物。疑似生殖器(?)。下方有一似球狀物。疑似倒置的人頭(?)，雕有兩眼、口（圖2）。人形圖樣為陽刻浮凸的紋樣。腿、手上則用線刻表現可能是服飾的紋樣。人形圖樣兩側各有一道由反過來的連續人字形線刻紋構成的羽狀紋（圖3）。



圖1. 採集者蔡文能女士與手中的石雕板(王建凱攝)



圖 2. 雙腿間疑似人頭的放大照(15x)



圖 3. 腳掌的放大照(15x)

該件人形圖樣石彫板雖為殘件，殘長有 13 公分，其中柄部殘長有 6 公分。殘寬最寬處有 13 公分，最窄處柄部有 6.5 公分。厚度約 1.6~0.8 公分。出土該件標本的遺址—銀聯二村，經調查後暫命名為清水社口尾遺址（李作婷，2014）。社口尾遺址的文化性質與鄰近的清水中社遺址和社口遺址相關。從該遺址採集及發掘出的遺物來看，本遺址至少包含了鐵器時代番仔園文化層、近代眷村文化層。也採集到日據和晚清時期的文化遺物。然而，這件石彫板由於是地表採集所得，究竟是否屬於史前文化遺物？仍須從紋樣形式、技術特徵等來觀察。

石彫板的技術特徵

首先，這件石彫板就技術方面來看，板材為手工切割無誤，且切鋸的工具不會是現代的快速輪鋸，而是更為慢速、不甚鋒利的切鋸器。這一點，從器身兩側斷面上，波浪狀的不工整鋸痕，和肩部殘留的連續線狀痕等，可以推測得知（圖 4）。雕刻時，可能是使用鑿狀工具，以類似楔子的使用方式，逐步削去不需要的部分，形成 2~3mm 凸起的人形圖樣。也因此，不論是浮凸或凹下的紋樣，其

線形都呈現微微的波浪狀，而非筆直的線段，就是利用石楔，一段一段的削除或是切刻所致。



圖 4. 石彫板側面的波浪狀切鋸痕跡(指標處)(王建凱攝)

另一方面，使用的工具不一定是金屬工具。用石錘和石製楔子，也能完成同樣的工作。例如從同遺址採集到的一件小型板岩石鏟（圖 5），其刃端中央處呈階梯狀耗損，其上端相對處有砸擊的破損，顯示該件石鏟的使用方式，可能就是一件小石楔。像這樣的刃端磨耗，不是石鏟常見的耗損模式，很可能和這個遺址常常採集到的石錘是成套工具組合有關。今後，應可朝史前雕刻技術與工具耗損模式，進行更多的觀察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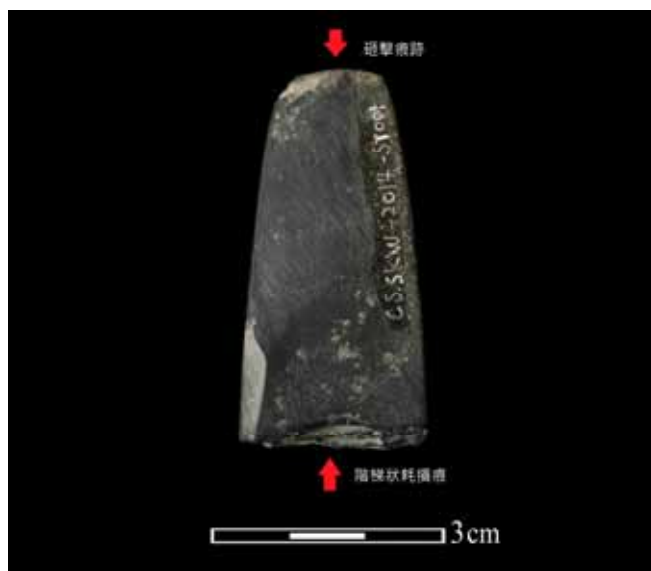


圖 5. 同遺址採集的板岩石鏟(CS-SKW-2014-ST001)

石彫板的紋飾特徵

這塊石彫板主要的兩種紋樣，一是具象的人形圖紋，一是羽狀紋。以後者來說，中部地區從新石器時代晚期營埔文化，就有拍印羽狀紋的陶器。而其他拍印籃紋、蓆紋、格紋、條紋等的陶器，更是從新石器晚期到鐵器時代文化間，都很

常見。然而另一方面，人形圖樣，不論是抽象或具象，卻仍未見於本地區。在臺灣，史前時代有名的帶人形紋飾遺物，在其他地區時有發現。例如西南部的蔦松文化人面陶紐、北部十三行文化的人面陶罐、人形青銅劍柄、淇武蘭遺址的帶人面木雕板、東部卑南文化的人獸形玉玦、南部龜山文化的拍印連續人形紋的陶罐等。人形紋在臺灣其他各地，大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已經出現，而盛行或較易發現於鐵器時代的遺址。

這件石彫板的人形圖樣，表現出強壯的腿部肌肉線條，雙手置於腰部作叉腰狀，且腳跟朝內相對連接，像這樣的形象特徵，和東部卑南文化的人獸形玉玦上的人形姿態，實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在近代原住民的雕刻也常見相同的表現方式。

在紋飾上，雖說和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物類似，然而其年代歸屬仍需慎重考慮。有待今後更多新資料的發現與觀察歸納。

人形紋與史前考古的浪漫

史前時代的雕刻品，以及許多有人形紋樣的文物，可能都曾經存在過。只是當時或許是雕刻或繪製在容易風化、腐壞的材質上，因此沒有保存下來。發現史前時代的人形紋樣，不論是出現在陶器、石器、木器、金屬器上，不論是抽象的人形，或是只有一個漫畫般的人面，或多或少都滿足了我們對史前人長相或形貌動作的想像。考古學研究當中，雖然會發現人骨，也可以從人骨遺留，透過重建、3D 復原，推測史前人的長相。但是人形紋飾，有服飾、有動感，有時更表現出了當時人群生活中動作的樣貌。比起人骨僅僅能推測出一個人的長相，人形紋樣讓我們有種看漫畫般的視覺聯想，似乎窺見了史前人日常活動的一角。而這也是這類文物倍顯珍貴，並且值得好好研究的主要因素。

參考文獻

李作婷，2014。臺中市清水區銀聯二村綠美化工程基地之考古監看計畫期末報告，11 頁。臺中：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委託執行。未出版。